



漂亮女兵

PIAO LIANG NV BING

王曼玲◎著

她们在缺憾处提炼生命价值，在残破中挖掘爱的矿脉，借冷暖涵养善的火苗，凭无情再生感恩之心，形象生动，精神感人。



漂亮女兵

PIAO LIANG NV BING

王曼玲◎著

她们在缺憾处提炼生命价值，在残破中挖掘爱的矿脉，借冷暖涵养善的火苗，凭无情再生感恩之心，形象生动，精神感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女兵 / 王曼玲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2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313-5

I. ①漂…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5071号

漂亮女兵

王曼玲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王 倩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313-5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钢铁温柔	001
漂亮女兵	027
敲击爱情	057
让我看看你	090
越来越好	129
花园里的姐姐	161
编 后	195

钢铁温柔

一

起雾的时候，一六三团团长陈海阳走出了帐篷，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感到热，热极了。刚才在被窝里他感到就好像是在火炉里，有一种被烧烤的感觉。平时他是穿了棉毛衫睡的，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从小养成的。母亲是上海人，女子中学出来的那种，有一整套特别讲究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能有声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兴穿件睡衣。偏偏父亲是山东人，从小睡土炕，不论春夏秋冬都是赤条条地进被窝的。在生活习惯的问题上，父亲和母亲是经过拉锯战的，后来是父亲依从了母亲，当然陈海阳也就有了一些习惯。到了野外，因为受条件的限制，陈海阳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比方，今天晚上他就是赤条条进了被窝，可是，他还是被热醒了。

陈海阳是因为看不见那个用松枝搭起来的野战村大门，才知道是起雾了的。平时没有雾的时候，就是再黑的天，也能隐约看到那个高大但是单薄的大门的。他推亮了电筒，电筒射出的光立刻成了一圈又一圈的雾，雾水也在光晕里飞舞着，一片繁忙。

陈海阳定定地看着那些飞舞的水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大冷的天里觉得热，或许是知道的，只是不想正视罢了。

十一月的天，这雾该是今年的头一场雾吧。陈海阳在心里想着，他熄灭了手里的电筒，就这样孤独地伫立在黑夜里。

四周没有一丝一毫的亮光，似乎所有的东西都被黑暗吞没了，进入

了黑暗的食道，无影无踪。山里的日子就该是这样的，黑暗带走了白天里所有的色彩，独霸天下。

部队开到这座大山的深处来已经两个月了，这是每年必须完成的课题。今年有所不同是野外驻训之后，紧接着就要参加军里组织的“高原——2002”演习。这次演习是集团军近几年的一个大行动，目的是检验部队高科技含量，一切都是贯彻“打得赢”的方针。因此，各个部队高度重视。用师长的话说就是：这是军区首长、军领导对我们八四八师的一次大检阅。平时都吹得很呢，吹自己是什么西部第一师。这第一师就那么好吹吗？！这次人家是要来看看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的本事了，你们有本事都拿出绝活来，长长我们八四八师的脸面。

师长的话像是当年的那点星星之火，立刻点燃了整个八四八师，各个团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八四八师下属的五个团看来，这是要看一看各个团的本事的时候，那就是说，有没有本事，你拿出高招来。

高招。陈海阳的心里闪了一下，他想清楚了，自己在太冷的天感到热，就是因为这高招给急的。作为一个步兵团的老团长，他心里知道，师领导要求的高招必定是一个新招、一个绝招，这谈何容易啊。

在这次演习中，一六三团的任务是隐真示假，师长对一六三团团指挥所的一班人说，藏得好才能打得好，打得好就能打得赢。

尽管黑暗独霸了一切，在陈海阳的心里，眼前是一片整齐得像电脑排出来的军帐，这就是他的部队。他21岁当连长，25岁当营长，29岁当了团长，有几个军人能有这样光辉的履历？他爱部队，他爱自己军人的职业，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这辈子还会干什么别的事。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当兵的……

野外驻训的军帐排列样式以及帐篷里面的内务，似乎是每年进入外训地段的第一个较量，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衣服，一个士兵的一件兵器，必定是这个部队士气的体现。因此，各个团都使出了自己的绝招，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从部队驻地带一些方便耐用的现代装饰材料来，铺铺垫垫，不仅外观漂亮，里面也尽量使战士们住得舒适一些。今年似乎一切都来势迅猛，这一次一共拉出来了五个团，巧的是有四个团的团长是新官，他们都是第一次率团出来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唯一一个老团长，那就是陈海阳，整整五年了，正团。

在营地安扎这个问题上，一六三团从来都是高度重视的，多年的野外驻训经验，使他们有自己一套绝对厉害功夫。从外观上看，一六三团的帐篷排列就像一队高矮胖瘦一模一样的士兵，帐篷大都是立在半山腰的，远远地看去，就好像是修剪整齐的植物，一排排错落在半山腰上。帐篷里面也不含糊，在陈海阳以前的老团长就说过，帐篷是给士兵们住的，不是给上面看的。话是这样说，这住和看都是很重要的，这在一六三团每一个干部心里是明白的。不管什么时候，帐篷里铺一层生石灰是必不可少的，石灰防潮，这是谁都懂的问题，一六三团与众不同的是在石灰层上面盖土，完了铺一层均匀的松针。这样一来，帐篷里那股辛辣的石灰味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松针的清香。

一六三团是一个有历史的团队，在团史的记载中，红军时期的平江之战、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台子大捷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大箐坡战役，这些辉煌的战绩都足以让一六三团的每一个士兵，风风光光地走路，大声武气地说话。

让陈海阳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一六三团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老大的地位。其他团在帐篷的排列及内务上，有了大大的创新，尽管师里没有进行评比，也没有排个什么名次，但是，在大家心里是有一个排行榜的。

自古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法。一进入外训点，各个团就使出了自己的高招，首先帐篷再不像过去那样，挖几个坑埋几根桩子，几根高密度的丝绳一拉，把帐篷固定住了，也就行了。帐篷内也是垫上千石灰，再胚上土，铺上棕垫，就成了战士的床。首先一五三团就来了新花样，不仅从部队带来了床板，而且还在帐篷里铺上了地板胶，这一弄，看上去清爽多了，有点宾馆客房的感觉。

消息是参谋长李风雷在常委小灶吃饭的时候带回来的。所谓小灶，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帐篷，里面放了两张可以折叠的圆桌。其实常委一桌就够了，陈海阳说搞两桌，来个人也好安排。还真叫他说对了，部队在野外，军首长、师领导看部队、勘察地形，时间就没有个准，走到哪个团，就在哪个团吃了。没有首长来的时候，团部的文书、通信员什么的，就在另一桌吃饭。

李风雷说，一五三团到这来盖宾馆了。那语气有十二万分的不屑。

“怎么回事？”陈海阳问。

在外面，也就是一六三团以外的任何地方，陈海阳总是一副大哥大的样子，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不对什么事产生好奇，就好像他什么都懂，都料得到三分似的。

李风雷就把一五三团的做法当笑话讲了出来。

陈海阳听了，说：“这要花不少钱吧？”

另一桌的几个年轻人听了陈海阳的话，偷偷笑了，尽管是偷偷的，但还是让这桌的人听到了，笑是会传染的，一下子整个帐篷里笑成一片，陈海阳自己也笑了。

陈海阳当然知道，笑是有原因的，当了五年的老团长，他手下的人都知道他手紧，抠门儿，花一个钱心疼得不行。

陈海阳知道这些，但并不想松开手，当主官就是当家长，容易吗？全团上千号人每天张着嘴巴吃饭呢。不过呢，要说想这些也倒不全是，再怎么有军费管着呢。多少人就有多少的军费拨款。这倒用不着他陈海阳操心。陈海阳知道，诸如野外驻训的“室内装修”这样的事，用的就是这些平时省出来的钱。可是，他还是落了一个老抠的名。

离参谋长说话时间不久，关于各个团帐篷的情况也就在整个野战村传开了，首先陈海阳接到了军长秘书孙军的电话，孙军开口就说，我看你这个团长真的是太老了。

陈海阳和孙军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弟兄，当年考大学的时候，陈海阳的成绩是可以到北京当秀才的，上个工科博士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孙军的成绩就刚刚能上个陆军学院，因为将就了孙军，两人一起上了陆军学院。

接着，孙军就把五个团的情况说了说，说：“你是怎么搞的？又抠门了。这脸上的事你也不能太马虎了。秦大爷可是要去看的，你想想，跨世纪的将军和过去的到底是不一样的。”

孙军说的秦大爷就是秦军长，这个少壮派将军，是货真价实的跨世纪将军，且不说年龄在全军的正军职干部中是最年轻的之一，那学历也让人肃然起敬，你根本就猜不到，他竟然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因此，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军人的职责就是戍边守土，要把土守好，就要把仗打赢。打不赢的军队简直就是他妈的扯淡！

最后孙军说：“好在还有机会。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可千万不要再让那帮小年轻给比下去了。还有这次司令、政委都要来，军区还派了作家、记者，你可得好好想想。”

本来，对于孙军的话陈海阳倒也没什么，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谈不上谁把谁比下去了。但是，昨天师长到团里来时，对陈海阳说：“告诉你吧，其他几个团我都去看过了，他们可是都有高招啊。”陈海阳知道师长说的这个高招，不是帐篷的问题，而是在下一步的演习里使用的战术高招。

这一句话把陈海阳说得着急了，高招这两个字就好像用胶水粘在了他的大脑沟回的某一处了，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他。

陈海阳又推亮了手电筒，那些雾水又在光晕里飞舞起来，而且充满激情。陈海阳竟看得发呆。忽然，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在陈海阳的身后响起，在这个寂静的黑夜里，脚步声清晰得就好像用布擦过一样。陈海阳猛地回过头去，一个人影一步跨到了他的跟前，说：“没想到啊，你也睡不着了。”

陈海阳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参谋长李风雷。陈海阳从李风雷的话里已经听出了什么，就没有回答，只是站着，他知道这家伙有事。

果然，李风雷接着就说，你也该睡不着了，都什么时候了，高招？高招到底在哪呢？

二

第二天是一个大晴天，大雾在黎明时分全都散尽了，渥苍岭峰也显露了它清晰的雄姿。站在野战村遥望渥苍岭峰，峰顶就好像一个包着头布的彝族小伙子昂扬着头眺望远方。他那线条分明、有棱有角的五官，像是神斧劈出来的一样。

部队开到渥苍岭脚下，能够清晰地看到渥苍岭峰实为难得。一大早，就看到各个帐篷前站满了举着脑袋眺望山峰的士兵。大家边看边指指点点，赞叹不已。

政委走出被称为常委小灶的帐篷时，看了看山坡上军帐前的士兵，回头对陈海阳说：“看来我们的士兵非常懂得美啊。”陈海阳点了点头，

李风雷接过话：“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兵的素质可是不一样了。”接着，他冲着陈海阳说，“爱你的士兵吧，好好发挥他们的长处吧，他们能为你创造奇迹。”

陈海阳看了他一眼，还是没有吭声。李风雷凑近他的耳朵，调皮地说：“老团长，沉不住气了？”

陈海阳嘿嘿笑了两声。他抬头看了看渥苍岭峰，这时一片薄纱一样的云悄然从山峰飘过，就好像是在那一张英俊的脸上轻轻拂了一下一样，陈海阳的嘴角牵了牵，没有说话。政委说，听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渥苍岭峰现形，八成是有女贵客光临啊。

李风雷说：“准是渥苍岭村子里谁家娶媳妇了。”

一行人边说边向指挥所走去，陈海阳心里真的不轻松，科索沃战争创造了以弱式的武器装备对付绝对强式的武器装备的战例，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在部队的隐真示假上下工夫。这一次师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六三团，师长说：“你陈海阳有多大的本事就使出来。”

为此，部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经验是谈不上的，他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科战的录像资料片，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方说，对付红外线侦察、热能侦察等。也就是说，这高招还没有想出来。陈海阳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给自己在国防大学上学时的钱教授打了求助电话，钱教授在话筒的那一边笑了，说：“你等着吧，我给你派个帮手去。”这几天，陈海阳是天天盼月亮、盼星星一样地盼着这个帮手的到来。

事情就这么巧，就在陈还阳满脑子想着这个救命的帮手的时候，通信员孔兵跑了过来，陈海阳心里咯噔了一下，想，来了。果真，孔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第一句话就说：“来了。”

“什么来了？”陈海阳抑制着自己心里的那一份高兴，严肃地问道。

“女的，两女的。”孔兵说。

陈海阳一听一下子泄了气了，说道：“什么男的女的？开什么玩笑？”

孔兵急了，说：“就是女的，两个女的。”

孔兵的话音刚落，就听得一个女声在远处响起：“陈海阳啊，你真做得出来，也不来接接我。”话音是从陈海阳的身后传来的，他一回头，看到正在爬坡的一个女军人，穿着迷彩服，没有戴帽子，一头短发短得

都快像男孩子了，要不是她那女性十足的女声，真的能把她当成一个小男兵。

陈海阳一时没有看清楚她，但总觉得身影似乎很熟悉，就站了下来，把身子对准了山坡，背对着孔兵问道：“就是她吗？”

孔兵忙答道：“是。”接着又说，“还有一个，长头发的。”

这时，陈海阳已经看清了跑过来的女兵，原来正是他老师的女儿，钱茜茜。

陈海阳看清是她以后，身子一挺，站在原地不动了，只见钱茜茜走到了他的跟前，喘着气，向他伸出了手，“怎么？还不热烈欢迎。”

陈海阳也伸出了手，说：“小丫头，到这儿找开心了吧。我告诉你，这可是大山沟，没有迪厅，更没有麦当劳。”

钱茜茜一把把他的手甩了，“哼，就知道你会小看人。咱们走着瞧。”

陈海阳这时才转过身去，对站在他身后的政委、参谋长，还有几个常委介绍道：“这是我老师的千金，现为国防大学研究生，据说专门研究战术。估计是得到了错误的情报，以为这渥苍岭是著名旅游胜地呢，这不还带了女友前来游玩。我想，我们还是表示欢迎吧。”

接着，其他几个常委就象征性地拍了拍手，又都过来和钱茜茜握了握手。

李风雷在和钱茜茜握手的时候，说：“你叫我们团长叔叔，是不是也该叫我们几个叔叔了？”

钱茜茜说：“谁叫他叔叔了？如果你想当，我倒敢叫，你看上去真的出老相。”

大家听了，轰地一下子笑了，李风雷也跟着笑了。

钱茜茜说：“你问问他，我叫过他叔叔吗？”

李风雷还是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不叫叔叔，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钱茜茜又一把把李风雷的手拉了起来，再次握了握，说：“理解万岁！”

大家又一下子笑了起来。

陈海阳说：“快、快到指挥所去，你怎么能把你的伙伴扔下不管呢？”他边说边走到了前面。

钱茜茜小跑了两步，跟了上来，说：“谁有伙伴了？我是自己来的。”

陈海阳站住了，瞪了一眼孔兵，说：“你怎么说是两个。”

孔兵一副委屈的样子，嘟囔道：“就是两个嘛。”

陈海阳看了看钱茜茜，钱茜茜说：“对啊，是两个。我们俩是坐一辆车来的。”

“你不是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啊，我是一个人来的。”

陈海阳说了一句，全乱了。说着就自己朝前走去。

没想到跟在后面的钱茜茜又说道：“真没有想到，你们军区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兵。她说她是来体验生活的，是一个画家。”

陈海阳心里又咯噔了一下，他忽然想起了孙军的电话，他怎么就没有想到她会来呢？同时在心里骂了一句孙军，狗日的。

三

在一六三团的士兵眼里，团长陈海阳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陈海阳的整个身体外形就是天生的军人样，似乎电影里的许多军人角色是比着他来选的，不过在一六三团战士的眼里，他们还没有在一部电影里看到过超过他们团长形象的军人。陈海阳身高一米八二，不驼背，也不昂首，他就是那么直直的一根。其实，陈海阳长得不是浓眉大眼那种，他的眼睛恰恰不大，眼神还有点湿漉漉的柔光，鼻子很坚挺，脸上的皮肤像才出土的土豆皮，他上牙的左边有一颗虎牙，一笑的时候就暴露无遗，竟有些孩子气。

团里士兵们都以见到了团长为荣耀的事，比方说吧，如果一群士兵在路上走着，突然见到了对面来的团长，大家就能小声传递着，来了，来了，他来了。说着就自动立在马路的两边，当团长走过的时候，一个个都举起手来向团长行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样说，也许你不觉得有什么稀奇，部队不都是这样的吗？其实，这行军礼与行军礼之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李风雷说，我们团的兵士气旺，这敬军礼都是充满激情的，就好像演员上了舞台。跟你说吧，在这一群士气蓬勃的士兵里扔一个石头都能烧起来。

李风雷当年是被陈海阳挑来的。那一年，陈海阳作为一名三营新官，很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他这样做是有他的考虑的。在一六三团，三营的干部老，是全团皆知的，这也难怪，这些干部都是当初南线战场上的功臣，也就是说大都是因为战功直接从战士提升起来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一些，年龄也相对大了一些。因此，三营的问题也相对多一些。陈海阳那时刚刚提升为营长，他也清楚，三营是没有人想接手的，要出政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他别无选择，师党委的决定。当初，师党委开完了会以后，政委掩了文件夹，说，这小子要是在三营干好了，那说明师党委的决定很正确，如果干砸了，那就是这小子的能力问题了。这话后来传到了陈海阳的耳朵里，陈海阳就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

李风雷和陈海阳是在师干部科见面的，当时孙军是干部科科长，是他把李风雷推荐给陈海阳，李风雷是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自愿要求参军的，那时他刚参加了军区组织的五项赛，还夺回了个第二名。孙军说，好的都给你了。见面时，陈海阳穿了一件破军棉袄，剃个光头，看上去像一个老兵。就好像是相对象，陈海阳知道李风雷的情况，倒是李风雷不知道陈海阳是何许人物。李风雷到营里报到时，才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营长，当时心里真有些失落。

有一件事不仅镇住了全营，也让李风雷对陈海阳刮目相看。七连有一个兵是全团出名的刺头儿，叫张明峰，据说入伍前就是县城里的一霸，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公安，打架打得很有水平。是因为家里实在是管不了，这才送到了部队。入伍两年，背了四个处分，并且扬言，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扛着，连队干部非常头疼。这一天，张明峰私自外出喝酒，回来时满身的酒气，头发梳得溜光，脚蹬一双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一不小心碰到了副连长的窗户上，副连长见他这副样子，就批评了两句，张明峰不仅没有知错，反而像是副连长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张嘴大骂，更甚之扬言要把副连长杀死。巧就巧的是这一天陈海阳这时从七连路过，听到了喧哗声，一看正是让三营干部发憊的张明峰。他走上前去，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峰借着酒劲，一扯脖子，说：“老子叫你大爷。”

这下可把陈海阳气坏了，他二话没说，一把就把张明峰的胳膊拧住

了，也亏得是陈海阳，他不仅个头高，一米八十二，块头大，他的军事素质在整个集体军是有名的。他拧住张明峰，连推带搯地把他弄到了三营营部，一进了门陈海阳就一个扫堂腿，把张明峰放到在地，紧接着就是几脚跟上，张明峰一下子老实了。接着，陈海阳让通信员把张明峰脚上的皮鞋脱下来，浇上汽油，烧了。

这件事在三营引起了轰动，在全营大会上，张明峰作了检查。陈海阳说，自己打了张明峰，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无奈，张明峰早已是三营的官兵的过街老鼠了，这对于三营官兵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大家都说打得好。

李风雷见识了这件事，对陈海阳也多了几分佩服，从此成了陈海阳的忠实追随者。

四

果真陈海阳猜对了，当他走进指挥帐篷后，他看到了孙燕。他迟疑了一下，嗫嚅道：“没想到是你来。”孙燕听了，没有吭声，只是冲着他笑了笑。

陈海阳提高嗓门，大喊了一声：“孔兵！”

孔兵其实就在门口，一声“到！”竟像放了一枪一样响。

陈海阳说：“给客人倒水！”

孔兵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陈海阳，迟疑着，“已经……倒……倒了。”

陈海阳这才看见，孙燕和钱茜茜的面前都放着一个一次性纸杯，他嗯了一声，一挥手，孔兵出了帐篷。孔兵前脚走，钱茜茜就“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接着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从那张简易钢丝床上溜到了地上。

陈海阳见了，说：“小丫头，有什么好笑的？”

钱茜茜喘着气，站了起来，说：“拜托了，陈海阳，别老绷着行不行，当团长都该这样吗？”

陈海阳听了晃着脑袋，左右两边看了看，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陈海阳平时说话的声音就特磁性，笑声里也充满了磁性的声音，钱茜茜突然停止了笑，她在听陈海阳的笑声，只见她屏住了呼吸，竖起了耳朵。